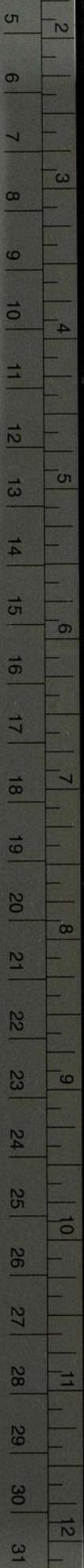


趙州屬邑志

22.6213
4932.0732-9
4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趙州屬邑志卷七

藝文

記

說

序

墓誌銘

賦

重修通濟橋記

柏



昔歲甲戌子分柏人符深以才微學製俛俛乎靡所適從
時則有楚侗耿先生之至於斯也子請見而問焉先生曰
予知爾之知是邑也何居予未有以對也先生曰三階綠
綬半尺青綸疇非王臣乃郡邑守若令獨以知名蓋義重
於知也府知在府州知在州縣知在縣故錢穀有一弗知
則蠹生獄訟有一弗知則冤集禮制有一弗知則事敝橋
梁陴隍道路有一弗知則治隳郡與邑一也故縣以知名

爾其無負哉予始幡然悟怛然省夙夜殫厥心力七載以
來繕城郭飭學校疏槐午新館宇崇文教考邑乘百里之
政厘厘幾而理焉邑四門故有橋其在西北者圯壞獨先
稍爲修葺可通徒輿今用之其在南郭外者工巨而用廣
時詘未可舉羸因循歲月竟未就也予歆然久之自庚辰
叨轉而南每詢諸邑人之南者僉曰橋猶故而圯傾日甚
矣越六載予叨轉而北則時時過柏人蓋睹斯橋而顏甲
矣越明年萬厯丁亥夏邑侯李君至慨然新之於是輸貲
者邑之庶士魏君太平等鄉民楊萬糧等金穀各若干督
工則有李堯琴等十數人籌畫當而費有經僦鳩速而工

易就不踰歲予再履其地則龍蟠鰲負霞矯虹飛翼翼言
言商賈往來胥願出途而誦聲作橋之餘復建坊通衢以
壯國門之觀題曰登科坊數千年遺墟頓新李侯之造福
於民豈淺尠哉於是鄉之庶士若民樂大功之有成皆歸
美於侯以予與侯會先後茲地者遂請予言以紀時日子
不克辭因歎事之廢舉有時人之遭逢有數乃茲橋爲子
夙昔墜緒而今適睹厥成得非幸歟侯名大化字時熙號
省哀吾鄉濟甯人爲人惻愍無城府予庶幾近之乃識趨
高明力肩宏鉅清徭減賦興廢補偏建柏人無疆之業則
區區當退三舍避之矣是爲記

通國橋記

在北門外明柏鄉知縣高舉建

馮健

柏鄉當南北之衝為諸藩之會治西有二水曰槐水午河
 槐水雖地中行而舊溝與橋狹不能容午河則夷於淤淖
 矣每遇霖潦闔閭外濫為水國邑之人輸租稅走會期適
 市廛以及出途之旅觀光之賓皇華之使望洋興歎者動
 以浹旬蓋二水出太行之東麓霖潦下注勢則然也嘉靖
 甲申秋皇上入承大統三年矣孝思不忘乃遣重臣往荆
 襄潛邸奉迎興獻神主值潦水澎湃厲揭無功急則渡人
 膏魚鱉之腹緩則使臣稽星火之命守土者錯愕驚惶莫
 知所措乃強取匏箬岌岌焉履險犯患徼倖以濟時則縣

走少元
令高侯承撫按命首捐俸資以率邑人眾心感激輸工助
傭爭先而鳩工伐石則鄉耆張揆等與有力焉橋既成名
以通國經始於乙酉之春落成於次年之冬不待督責而
大功就非忠愛動人之誠能有是耶竊悲夫士君子得志
於時期會簿書以取津要則有之其視民之墊溺由己而
汲汲利濟爲心者何人哉若高侯可謂知所先務矣可以
例見其行政之仁矣邑紳士感侯之德不忍沒其善相與
醵金礪石以庠生王子盤嘗從余遊強命之爲記義不能
辭載其歲月以傳永久

柏鄉縣新修西門便橋碑記

知縣楊拱極建

褚宦

西便橋者柏鄉縣西門之便橋也橋甫成友人楊子明道
趙子子傅王子縉卿重僉議而嘉其事請予言勒石以示
後且曰橋何名以義起而名曰便繫之以西以爲東門之
別也因記之西門舊有小橋其方不能餘丈於是無大水
患亦可畧免徒涉正德午未之交流賊壓境所在浚城隍
完壁壘嚴爲戎備議者撤石而更爲懸橋以代之未幾事
平懸橋廢而隄障不修湮沒日久拳石不存往往架木積
薪以便徒行祇可爲目前之計而不能當湮沒之虞前此
旁流外入者爲一二雨集之餘而已他未有所受也後以

槐午二水不安故道昔嘗遠在城郭之北二水相望里許
順流東下既而溝渠淤塞橫決爲菑縣治西南三十里外
午水逆折而西又北而東槐水南徙而合於午春冬之際
時或斷流而人跡可通至霖雨盛行上承山澗陡下以助
其湍悍下收潢潦眾流以資其泛溢邦之人每觀嵐氣而
聽雷聲知西山雨多則朝發夕至迅急而來直會城下其
壕塹既不大有所止蓄且周廻委曲又無以直遂其東行
之勢以故滙積汪洋茫無畔岸及於濟渡之處尤不可測
前水漸殺後派方割城內之不出入者動經旬月商賈之
不售農作之不時都坐此患既三十年無可奈何矣城之

寺僧元明者始欲成輿梁而難其事乃謀諸耆老王天祿
者數人眾皆悅從各輸貲費更要四境之樂施者與之共
事於是伐西山之石鳩工度日椎鑿以興凡百所需已集
十之七八矣又明年事猶未竟意者將有所俟耶嘉靖己
亥邑侯楊公來知縣事問民疾苦之餘卽以興衰補敝爲
任謂是爲有司之責而不可緩也乃度其所不足而捐廩
食以資之仍以前人領其事時爲率作勸導不數月而橋
成橋之長過池之半圭其下而爲空者三兩旁衛以石欄
上則寬平車可方軌作始於戊戌之秋而以是年二月前
工告竣茲非有動於民而費公家之需者俾數十年昏瞶

走少元
卷一
五
墊溺之區巍然成一巨觀吾民之不病涉者永永無既矣
豈非其政績之大者哉

柏鄉縣重修利涉橋記

國朝
魏裔介

天下地勢莫雄於河朔河朔莫要於真定柏邑在真定之
南邢州之北太行之東大陸之西誠山河襟帶要會也昔
五代之際梁遣王景仁伐趙趙王鎔求救於晉晉王李存
勗爲出兵戰於柏鄉距野河而軍卽今城北水也是河人
皆稱之爲槐水驛亦以此名然考河發源西山自高邑之
城南逶迤而來乃趙州之沙河亦名槐水豈槐水漫衍合
涉水而名之歟抑今昔異稱也河舊有橋余爲童子時尙
見其巽然而高去地丈有四五康熙丙午請假旋里則頽
然與河身平山水暴漲數爲民田患前一歲乙巳之秋穿

隄決渠排城闈將入邑侯章公以少牢投而祝之水乃退
城之不沒於波臣幸也於是邑之耆老咸爲余言曰經之
營之舍其舊而新是謀何可已乎余曰是義舉也卽捐百
金倡其事而邑之士民各稱量捐給以營其事有趙姓者
平山人作一蝸廬於道傍每自荷畚鍤修隄數里隄之傍
植以柳蔥翠可觀邑尉魯子一貫因書牌於上云新築沙
隄蓋以余方謬厠端揆而是隄與橋適以次告成故再橋
之高及長皆過於昔之半作於丁未之秋成於戊申之夏
冠蓋相望如過枕席擔夫輿人不勞厲揭行者居者咸歎
仁政之克修而又無勞民傷財之事復來求余文以記並

請更以新名曰利涉蓋昔先王之教雨畢而除道水涸而
成梁營室之中土功其始典聿重矣河之大者不可石則
以木今之河小故不以木而以石一勞永逸之計也豈不
有合於先王之教而得子輿民未病涉之旨乎余於斯
更有感也自北魏李唐宋元以來邢趙之間常爲兵衝明
季天下多事秦豫楚蜀援兵往來無虛日遺民鳥驚魚竄
荷擔而立自我

朝定鼎以來干戈不作耕田鑿井斯民得安其室家父子
之樂者誰之力也歐陽文忠云百年之間徒見山高而水
清嗚呼若斯語也徵天下之太平矣後之覽者其亦有所

走少志
感焉既爲之記爰繼以銘銘曰槐水清泚水平漑民田波
盈盈橋可登石可撐樂婦子事耘耕籌車滿黍稷杭忘帝
力無能名

甯晉縣重修東橋記

高推

甯昌東橋者余倡義以建者也余邑襟帶滏陽枕屏元趙
作洩河尾閭河自封龍歷平棘建瓴而下三面環城東注
月關爲清源輪蹄地故有板橋厚不及咫狹稱之潦水時
至波於兩涘齧橋橋壞車馬之顛躓者徃徃相望也余里
居之暇惻如礲子乃捐金募眾檄王衙等督修之命曰量
功程材畧址撤舊而新易木以石其力不以煩民其事不
以煩有司其費不以煩公帑不數月而橋屹然告成增壯
百倍於昔乃思伐石紀歲月而爲之紀蓋惟自古工役之
興鮮不勞民勞民易勞民而以惠民難不勞民而以惠民

抑又難是役也不勞而惠贊王政杠梁之萬一視勞而惠之者有間矣余嘗東涉淄川南臨漳水攬轡河西慨然有共濟之志而力不從心褰裳濡足由己之溺陰愧厥心夫陳蕃不事一室而欲宏濟天下識者譏焉余敢薄一橋之惠不爲吾邑圖永利也哉士大夫一念不忍於物必有所濟余之素心或藉斯少慰爾已若夫三代盛時關梁通道路治商不困旅民不苦役迨其季也川不梁澤不陂商困於塗民歎於室道路慘舒實天下治亂之機則斯橋之成豈特利賴一邑蓋將以告天下之同有是心而津梁一世者與

隆平縣大陸澤記

明石瑤

瑤嘗浮清源道出隆平問渡於所謂葫蘆河者平波曼衍一碧千頃芡蒲菱藕魚鮭之利民咸取之供賦稅焉谷謂之水五社蓋五社之民沮洳弗田力胥此出故也噫嘻此其古所謂大陸之藪與禹貢大陸旣作是也顧古之大陸地當不止於此今近澤數縣之田疑皆禹平水土後民始耕作至於今也至觀班氏所謂大河逾泆水至大陸布爲九河則亦臆揣之論今大陸與大河絕不通顧其地相邇不出三百里有此附會耳不然豈古今陵谷之推利刷盪盡夫其舊與趙武靈王曰吾國東有河薄落之水亦謂此

漢時其地猶有薄落亭今云葫蘆河者恐或其聲之訛傳云

大陸澤圖說

王原祁

大陸之澤廣袤數十里九河之水皆滙焉汪洋浩蕩望之居然一湖而不知實皆兩稅之民田淹久而成巨浸者也九河爲洛沙蔡馬澧河達活百泉聖水滏陽而澧河滏陽爲之長九河之外尙有泚洹等八河皆自任之西南西北而歸於大陸澧獨深且長元郭守敬所以獨議開澧河也而滏陽則自穆家口統洩大陸之水經隆平甯晉直達天津衛河以入於海自萬曆二十六年漳河決曲周縣鄭家口溢入滏陽而隆平以下地淺易淤其人又因之以爲利盡占爲沃土於是滏陽又決而東徙其故道猶存乃所謂

趙州志 卷一
古滏河也古滏塞而大陸之水因從鷄爪小河以東瀉於
新決之滏陽亦其勢使然也然則昔之大陸從古滏而遠
達天津繼從鷄爪而近瀉滏陽澤中之水有所來亦有所
去可耕可稼財不匱而賦亦足今古滏之故道阻塞在隆
平甯晉難議疏通新滏陽亦淤高丈餘鷄爪河水反內溢
故澤中之水有來無去積而爲泊向日輸租納稅之田盡
滏水底是以賦稅無出人民離散若不請蠲澤中糧額則
束手待斃民困無再甦之日矣丙寅五月余放棹澤中周
行細訪乃知舊圖多舛因詳加較正繫之以說蓋禹貢之
大陸既作杜佑謂今邢趙深三州則任本屬邢知大陸不

止於任而任實其地也至所謂滏陽河者發源河南磁州
與漳水不相混也禹貢至於衡漳之漳水有二出山西樂
平少山者爲清漳出長子縣發鳩山者爲濁漳至潞之涉
縣濁漳合入清漳經臨漳而東北入衛自萬厯中漳水決
曲周入滏陽因名小漳河及經大陸而北塞於隆平又名
古滏河又以滏爲負益訛之訛矣至隆平甯晉爲古滏河
洩水之故道皆因邇年塞而不通以致任獨受害故亦不
可以不詳也

大陸澤議

按南北二泊正定廣平順德三府之水會也西帶重山二十餘河之水建瓴而下每遇伏秋之際千山飛雨萬壑懸流若無二泊爲之翕受而節宣之其奔衝橫溢爲何如哉故南之有南北二泊猶北之有東西兩淀皆治水者所當加之意也滹水嘗入北泊塞河口而環泊州縣受漲溢之害者多年漳河合滏溷入南泊而穆家鷄爪等河塞遂致中滿旁溢任隆之民坐受其浸今幸滹漳遠徙賢王施疏淪之功州郡享平成之利此千載一時也然二水之故瀆尙存濁流之遷徙靡定旣可以不祛而去詎難於不引

而來且前明之時有漳滹沱而歸甯晉以爲故道者矣有請濬穆家口仍俾漳滏合流者矣或暫免一方之害或微規目前之利而不知統計全局之利害其貽患不僅在一時也故謹著之又按入泊諸水自浚澧百泉牛尾聖水等河恆流不竭外其餘春夏每多枯涸然前人載之圖誌設有橋座蓋以爲攝水歸泊之道也雨集山漲由此脈分縷析而注之大泊之中田間無宿潦焉其爲功也大矣有司不知浚治或反聽民估耕一旦山水暴來則奔騰四野爲田疇害雍正四年 怡賢親王奏明委員查勘酌量疏通五年復檄行各地方官隨宜濬治毋得聽其堙塞而有司

具文視之不知奉行八年秋雨多水溢環泊十餘州縣皆罹其災上厘

聖懷遣官發帑徧行賑濟旣過之後官民晏然又復不以爲事昔陸隴其爲靈壽令令民挖濬衛河其始頗有怨言以爲開無水之河徒勞民力隴其不顧卒成之已而霖雨大至賴此河宣洩遂以有秋至今民猶懷之此賢達之遠見也 怡賢親王於通州武清地方開挖鳳河於香河寶坻地方開挖窩頭鮑印二河於良鄉涿州固安霸州地方開挖牯牛河收攝野潦俾有所歸數載以來民享其利

臨城縣知縣余公新建石隄記

趙惟卿

王公設險周官掌固藩障存焉此牧民者之要道魁柄也
臨邑雖小亦古趙地西面當河之衝歲五六月旬雨集水
溢勢急吞城前司捍患者費土爲隄暫弭患於一時未堅
且久也邇年秋雨倍常河決不循故道城之坤隅覆於隍
漂民廬舍患孰甚焉維時高侯版築城垣於先鄧侯改門
博植雉堞於後其隄則未之逮也抵萬歷丁丑冬余公以
黃甲榮任公家世科第代不乏人孝友清修刻意問學日
以慕古人迨前哲爲事循循然有德之君子也及守官臨
政則精明剛正不避權豪人不能欺亦不能奪視篆餘觀

風歎曰大哉城乎其被河之害乎險哉河乎其爲民之苦
海乎不先時而爲之備則襟抱虧盈風氣宣洩邑居弗甯
此邦遭逢疾威若墜若覆民無所恃而恐何忍焉匪隄以
爲之防可乎匪石以爲之隄可乎眾謀僉同捐俸金易石
出祿粟贖灰命陳蓮幕以分理其事召諸耆老以各督其
工技椿匝地以固其根柢淘盡泥沙以定其厓岸稽匠人
之法示勸懲之典省試勤惰量加賞罰方月灰石俱足又
月厥功遂成灰以膠石石以連灰戊寅二月六日興工四
月十五日工訖七旬成功若神默相之者雄峙壁立陡然
天塹規模維新氣象改觀矣臨之學教諭李向陽訓導劉

名久致政王謚趙進修等暨通學生員孫志義薛學之楊
守志等致書付耆老鄭昇李綸等致幣於懷堂子乞言以
紀歲月懷堂子感其禮意勤渠念公爲鄰邦父母不敢辭
姑述書之以廣其說考諸古之故事隋有長隄姿嬉戲也
唐有沙隄行宰相也東坡作隄於西湖樂時遊也世亦有
梅隄柳隄芳草香隄不過徒爲玩賞而已要皆無益之費
不急之務耳舉不若公造石隄於城池之外立千年之保
障鎮不拔之鴻基安堵生民鞏固社稷若金城之有金隄
玉河之有玉隄也可以固風氣亦可以爲邦鄩可以壓巨
浪亦可以砥中流是隄之功誠爲無前之烈矣足見公心

匪石殆不可轉焉者指日簡書擢異正色立朝啟沃君心
夾輔王室擴衛道之勳而濟天下之溺貞介石之操以拯
生民之患將奠國家於盤石屏翰萬邦爲憲焉一石隄奚
足以盡公之能哉是爲記

臨城縣鐵山小紀

喬已百

出西門水湄山麓行七十里而爲葦場村由葦場而上爲
撒馬寺迤邐登山盤旋曲折一下一高可十里而始至初
地橋初地橋在一極深澗中下有流水過橋以往始步步
上登而檜柏成列大石如篋人行其中不啻蓬壺方闔又
數里而始至聖水坪寺中少憇出庵之右而南攀藤附葛
又許遠而始至仙人橋仙人橋者有渠而不敢渡有一天
生大石覆之而始可渡故曰仙人橋過仙人橋而爲仙人
臺仙人臺者有一大石如臺以其在仙人橋上故亦曰仙
人臺也凡言仙者皆謂非人間景而凡流亦不可到也然

此其下者也過仙人臺而上又升一級有大石形如蝦蟆
曰蝦蟆臺又登許遠有一石臺與前相似曰上仙人臺過
上仙人臺曰雙臺過雙臺爲七級岩過七級岩曰牛頭石
過牛頭石曰樺樹林過樺樹林曰核桃原過核桃原曰亂
石尖過亂石尖爲老虎窟至此則肅然而恐毛髮俱豎矣
眞捨命遊山者也雖明知無虎然後敢來但觀其空窟已
足悚人何待眞虎宜乎聞者之色變也過老虎窟爲紗帽
石爲茱萸嶺爲黃花崖至絕頂曰鐵山此石蓋古有之今
已無而名猶在此地眞可避兵但登之甚難耳至鐵山絕
頂而西南望有三峯如筍自地而起直聳天外無所依托

純石無土亦無草木不可攀援自古無人至其上者山海
經所謂有金玉者此其是耶在他山皆不足以當之矣晚
其東南脚下一菴小如棋局者曰仰天池似乎與人世隔
絕矣此三鳳曰東鳳曰西鳳曰中鳳以此名爲三鳳山中
鳳之上方爲三鳳山之絕頂卽鳥雀亦罕至不但虎兔牛
羊矣况人踪哉

臨城縣均社說

楊寬

均社之舉何爲乎曰以社之不均而均之也社胡爲乎不均也曰臨邑額糧九千六百兩有奇共一十六社每社宜徵銀約六百兩而近日有一社多至三千餘兩者有少至百十兩者則不均

在城之人宜隸在城高村之人宜隸高村乃一社之花戶而散處十六社輪年催糧者終歲奔走無暇因有僱倩賠償之苦旣任勞復受累則甚不均然則如何而始均乎曰使銀數約畧相符而已更使某社之人還之某社而已但凡民難與慮始也以數十百年相仍之習一旦從而更張之彼且不知縣官之爲此爲何意弱者

惴惴焉強者且羣起而譁可奈何余籌之再四於戊辰之冬傳集各社書算手携帶冊底公堂聽點點畢命入宅內之介齋諭以社甲不均之病而教以均之之法大率以保甲冊爲主就近搭配自某至某約有銀六百兩卽爲一社又於社之中自某至某約有銀六十兩卽爲一甲飯食紙張捐俸日備所費亦不過三十餘金兩閱月而竣事然後列榜曉諭開徵新糧鄉人帖然無言而催辦錢糧一呼卽應久之且深以爲便是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或曰均社之舉誠善矣而田產不有貿易乎居民不有遷徙乎余曰誠有之然歲終亦有收退五年亦有編審也隨時損益而不失其立法之意卽行之千百年可也因爲是說以告後之君子

思黨亭記

趙南星

余邑恆山之小邑也僻在孔道之西風俗朴野人情坦率
他邑井水多苦或鹹是邑獨甘其土宜樹客之來者遠而
望之菁葱蔭映則知其高邑也余癸巳罷官年四十四卽
得偷閒前乎此趙酒色黑而味濁近年來南和刁酒致佳
而士大夫之有韻者其家醞往往不下刁酒余笑曰此天
之所以爲我也乃於東門之外爲園曰芳茹園爲堂曰誕
芝堂堂之東曰謙美窹西曰遜美窹窹之西曰菊花亭堂
之後曰菜花亭菜花亭之北最後爲感恩樓其西亭以雨
香城池之岸也裱之以石磴而下爲軒於水之中柳之下

走小志 卷十 三
曰聽蛙軒岸之北爲觀音菴鑿池種蓮汲水灌之易涸也
有客教之盍近井乎乃爲亭於菜花亭之南井之東周之
以蓮池亭南北爲門東西爲窗亭之後皆竹也四圍列墻
皆忍冬藤也竹林中鑿石以爲流觴曲水井有水車巽水
而上每灌蔬則蓮先得之流觴則繇藤花之畦入於曲水
而注於池蓮盛開時余練巾竹屐坐其中蓮花環向呈萼
送香清流隕墜鏗錡有聲余手欲鼓也足欲舞也已而念
平生之狂愚已丑以封事忤人賴史太常諸君子力救
之張考功力持之免癸巳又以內計得罪執政者向故以
爲有黨至是遂直以爲結黨逐之而太常自以爲黨引去

於儀制高大行諸君皆以疏救貶此皆執政之所爲黨也
安得聚首斯亭作黨人會耶乃歌曰東園之池有荷煌煌
余美來思爲製衣裳東園之竹其葉僂僂余美來思以笑
以抃東園之樹施施其葉余美來思於茲步履東園之鳥
唱和其音聊飲我酒以緩憂心於是名其亭曰思黨亭屬
梁眾甫書之而揭諸君子之姓名於座右客有問於余曰
洪範稱無偏無黨孔子言矜而不爭羣而不黨黨也者小
人之所以空人之國者也子何黨之思也余應之曰書以
黨與偏並言孔子以黨與爭並言故以爲不可耳孔子以
前未聞以黨空人之國者自東漢乃有之三代之季無黨

趙州志 卷一
之名其國亦空若以黨爲諱則孔子言吾黨之小子而人倫之中有父黨母黨妻黨之親以至於鄉黨皆可廢耶夫天下之人不過欲富貴耳而不知爲善之無妨於富貴也皆以私意持富貴故與君子異趨各相爲也各相左也相爲相左必有其事此其主張在當國者當國者固以爲黨而藉口實於人以佐攻驅除或告之曰彼其事相爲也彼其事相左也徐而覈之果相爲也果相左也於是諸君子皆植黨而害人者也蔓延波及不盡逐之不已夫凡爲人臣所共事者一君也猶人子所共事者一父也苟有益於國家孰不可喜苟無害於國家孰不可容何至鷹瞵虎視

搏攫之爲快哉此其於君父何如也吾不能易其心而徒喋喋然置辨曰我非黨也將以爲國家也雖唇乾舌敝何益且彼皆明知之而第以爲不利於己耳人之情樂軒冕而厭韋布習知黨之不利也咸欲跳而求脫遂使驂靳乖離膠漆解散甚至回戈內向以示丹青之信然則天下雖大人羣雖眾其爲黨者無幾也如之何勿思哉亭成於萬曆丁未四月夢白主人記

送邑侯金公之吉安序

趙南星

金大夫越之瑰儒也典高邑三年邑治平上其績於朝明
試有功錫封以庸又二年擢守全州邑之士民弗忍舍麇
赴御史大夫御史府中合辭稱曰高邑恆山之小邑也西
北西南近山田磽塉不能旱東南多沙漏雨豐年亦薄收
矧恆苦旱民往往鬻子以食搯屋而炊自令下車立志皎
潔惟飲邑中之水輕刑薄斂與民休息每遇災傷盡心力
賑贍民賴以無捐瘠訟至爲剖是非或聽其和解輒罷去
不得已當之無所罰以是士民得安今聞擢去是奪赤子
於父母之懷用是趙趙請命願借令二三年以始終活我

瘠民於是御史大夫上言高邑令以資勞擢全州其士民具道令子惠士民狀不忍其去欲留之爲政必酌於民前代本朝具有其事臣等請留之以州守管事高邑便下選部議以冀州守管高邑報可蓋余所睹記邑以前無擢而復留以州大夫蒞縣者實自金大夫始當此時士民轉轉啟啟甚懽也又三年將上績而擢吉安二守大夫之爲邑且十年矣勢不可復留士民將與大夫別博士文學乞言於趙子講大夫之德採士民之意趙子曰天下之易得者才也惟君子爲難得以余觀金大夫君子哉夫世之爲吏者率喬詰卓鷲以自見其奇而創名譽大夫獨循理奉法

不求人知茲可謂惰矣大夫越產也越浩穰奢麗之鄉也邑無論其他市中有時無肉卽有魚自他邑來匪胾則脯大夫安之不厭茲可謂儉矣邑事故少大夫持大體不媿故多休暇寺舍蕭然攤玩圖史時而訪林臬之幽介求忠告於郊垆茲可謂簡矣敬事上官而不能詭隨間有未相信者不汲汲自明久之其意也消至於修城之役念民之貧終不肯動所省財力無限茲可謂卓矣與人處洞然無機口之所言胸懷都盡不能疑人人亦不疑茲可謂信矣夫信所以存真也卓所以遂功也簡所以昭恕也儉所以培節也惰所以廸古也大夫兼之可不謂君子焉且今之

作吏者亦難矣一邑十年所經上官凡幾僚友過賓凡幾風波震撼備嘗之矣大夫之德如一日如彼金矣不爲燥濕輕重如彼玉矣入於火而不變詩云鳴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大夫之謂也博士文學皆以余言爲知大夫大夫往矣吉安之士大夫必好之矣士大夫好之而況於民乎夫吉安蓋多君子云

送義民王瑄南還序

曹 鼐

予邑王君彥昭居鄉有長厚風去年春會朝廷遣大臣歷郡邑修預備之政慨然出穀千石助實官廩聞上賜勅旌爲義民勞以羊酒復其家徭役如制邦人皆羨豔之彥昭感戴天恩忻懌倍萬今年秋不遠千里謝恩來京師旣入覲布衣襜如與冠帶縉紳士班聯闕下對越天顏以伸拜稽之敬在朝大夫士之見知者亦皆稱羨之無幾告辭南還鄉邑人士邂逅金臺者相率屬予言相其行予念彥昭與先君遊且重其意詎可愛於言耶夫士貴有實行富貴之在外者不足恃也世不有積千金於家者乎然不以禮

義是尙徒知積而不知散適足以斂怨而貽累尙何覲其名譽又不有膺爵祿於身者乎或其才不稱厥官廢事僅足以招殃而取禍亦何望其寵榮此皆實行未至焉耳彥昭一布衣處衡茅之下非有千金之富爵祿之貴一旦荷天子之褒嘉得士大夫之交譽非知義利輕重而實行有過人者抑何能斯雖然民風關乎世教尙矣故有唐虞三代之盛而後人人有士君子之行比屋可封之俗今上嗣登寶位以來惓惓以奉天養民爲心仰惟祖宗仁恩善政之覆育天下者悉丕承而舉行之肆預備之政方出海內民庶爭相入粟助官者紛集沓至皆有褒嘉之典以旌異

之矧彥昭素行忠厚孝以事親善以教子處宗族鄉黨表裏有義氣其所以光膺錫命宜哉斯歸也沐皇極之錫極稱嘉慶於慈闈遇親朋耆舊備告以朝廷禮樂文物之盛使皆知太平所自見鄉人子弟則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事教之俾同歸於厚暇則逍遙徜徉於田里間聽康衢之謠誦擊壤之歌以涵泳聖人之化庶上不負義民之褒下可爲一鄉之善士而福善之報亦將永厥後矣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蓋言善慶非一朝一夕之可致耳敬書此以相彥昭行

制科序

張來鳳

甯邑

士之所謂不朽者三立德立功立言是也古人爲其合後人爲其分有合之而適得分有分之而適得合凡此皆時也粵稽商周釋耒而伊訓著起版而說命成罷釣而丹書勒立言在此立德立功在此故曰古人爲其合也亦越唐宋有周程張朱氏之學焉紹明闡繹以名理聞有韓范氏之學焉定策中朝經畧西夏以經濟聞有韓柳歐蘇氏之學焉起衰黜浮或家學淵源號稱大家以辭章聞辭章立言經濟立功名理立德各不相能各足千古故曰後人爲其分也詢事考言歷代取士不一瀆有明取士于茲三者

則欲其合也不欲其分也三年大比試之經書以觀其名
理試之論策表判以觀其經濟而又士子在學孟月試經
義仲月試論表教官主之季月試策有司主之於是起而
應者始未嘗不蒸蒸名理家則有王龍溪陳白沙顧東橋
高華亭諸先正辭章家則有淹雅如瑯琊高渾如北地英
奇如雲杜雄鷲如新鄭奪骨班史投胎馬史如華州諸先
正經濟家則有託孤之張江陵安社稷之于忠肅平逆藩
之王文成諸先正而文成更以良知闢理窟出入眉山父
子奪詞壇兼之下以此學上以此教下以此求上以此應
制孰善焉而不虞後之陵遲也弊一在士子五經四子書

旨出大全士有終身不睹大全者論自通鑑性理表自通
鑑通紀判自律出者也士有登第後始一寓目鑑紀始一
寓目性律者至于象緯河渠兵刑禮樂之屬真正經濟載
在通典及文獻通考甚詳是爲策料更不一知治也所以
然者以主司取舍全不關諸此則匪惟不暇治亦不必治
間一二稽古士又率軋茁置之是弊又全在主司是以數
百年揣摩惟帖括七義迨得當一行作吏又復棄之如仇
枵腹徒手起而作經濟觀平生所學非當官所用當官所
用非平生所學譬之季世之養兵然備緩急也迨有緩急
仍另行召募無事所養非有事所用有事所用非無事所

趙州志 卷一
養也人國安取此有事不用之兵養之則亦安取此當官
不用之學使之矻矻奉爲先資不置哉故曰合之而適得
分也時改三場爲兩場專試策論表判欲得真正經濟而
與天下士相期爲古學相期爲有用之學也春官榜放天
下爭拭目予得取而讀之果也鼎彝其器麟鳳其姿風雨
其聲江海其氣調人人殊而總之鑿鑿經濟各窺見一斑
知近而忠肅文成遠而韓范輩將復出豈識時務者果在
乎僥傑耶抑國家棧樸菁莪之化之方新鼓徵之爲之耶
知必有辭章如北地瑯琊諸子暨韓柳歐蘇輩復出知必
又有名理如新建龍溪諸子暨周程張朱輩復出以應運

以佐命漸幾伊訓說命丹書不朽蓋今日有真文章異日
自無飾經濟當官有真經濟講學自無僞名理故曰分之
而適得合也古人何以合也三代之氣之方聚也後人何
以分也三代以下之氣之漸散也合之而何以適得分也
先代之氣之繇朝趨暮也分之而何以適得合也昭代之
氣之從貞會元也蓋運從氣轉氣從運結當其未至欲變
不得當其既至不變不得古今所號轉運之人亦皆爲運
轉之人文章其大端也故曰凡此皆時也易之賁嘗言之
矣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于讀新式
會墨乎益信額之曰存存之筭也以云珍也亦欲以其先

資卜其拜獻存爲左券云

淳濱社序

高去怠 甯邑

淳濱一社蓋邑侯虞謨潘公所手授之業也公山左華宗學有本源辛卯舉於鄉壬辰及南宮第暨丙申筮任慶陶下車以來嚴郵堡簡丁壯而綠林無竊發之憂修長堤清餘課而榆枌多安堵之樂其他善政種種難以悉數至加意學校尤第一著念邑經兵燹萑苻嘯聚民不聊生白屋之士困於食貧安能操縵咿喔耶公乃聚學政周陸二先生曰邑文藪也明季數百年來列鼎羹登台垣者蓋不乏人迄

皇清應運而人文雀起尤甲諸邑今士疏斷港洵髦者責

由是指俸金建義學童而習之罔或失墜又擇邑庠弟子二十餘員日錯而月礮之每一課畢必集諸子面訓之曰文章關乎神明超拔者上若徒引繩牽墨平敘漫衍彼司衡者日涉千萬言手不停披則必耗眊而不欲視矣且子獨不見白羲綠耳之馳康莊乎逐奔星先飄風而駑駘不出泥滓者限於力也又不見黃鍾大呂之響清廟乎鏗天地動神祇而鳴鳴咬哇不入里耳者限於音也又不見西子毛嬙之蹈後宮乎皦朝日煥浮雲而無鹽逐於巷曲者限於容也又不見蛟龍之騰天淵乎瀾六合澤萬物而蝦與蛭不離尺水者限於形也是以侗儻非常之士所期遠

大必闕於中方肆於外立不易方而左右如式則異日立朝事業可卜於此正非以區區文字逞能洛膚已也諸子曰唯唯丁酉秋余小子叨列賢書己亥孟冬公膺內詔擢冢宰司郎爰集諸子藝彙成帙是社也獨取滹濱何居甯邑古冀州域滹沱自北注百尺溝合漳衛趨直沽而入之海所以大湖泮而敷潤澤者蓋數千祀於茲矣土生其間鸞翔鳳翥蹀金紫又疇非所鍾靈乎余小子叨侍函丈敬備顛末為之序云公諱颺言山東章邱人壬辰進士

臨城縣喬封君墓誌銘

申時行

萬厯庚辰余校禮闈得趙臨城喬子璧星以邑令高第徵拜御史治辦有名迹乃薦紳間則亟稱御史有賢父蓋謂喬公云公諱輔世字德夫別號樂天真定臨城人也其先與樂平莊簡公同族洪武初士進者爲醫學訓科始家臨城爲邑人士進生景新景新生與與生深世有陰德深生直舉於鄉爲江西龍泉令用清白顯直生宗華以歲貢授山東濟陽丞卒官公之父也母班氏公生有異質年十二補博士弟子其學無所不窺高視闊步耻與流俗爲伍旣試有司數不第則屏斥故業專精性理之學不復求仕進

及御史令中牟上最封公如其官然公雅尚恬適無鮮腆之奉章服亦以布爲之曰聊以明朝典耳有司欲見公輒自引匿常夏月行田間持蒲葵障面褰裳涉水人不知其貴也御史按郡國報命嘗省公於家公止之門外視橐中裝無他而後命之入御史按晉時或饋公一扇及桑椹膏一罌竟謝不受其廉介如此公性方嚴而篤於內行事親孝執喪哀毀踰禮姊嫁孫氏而寡遺孤煢然公贍姊育孤孤以儒顯姊以節立族指甚繁然矜寡孤獨無失所者比鄰雖窶甚無他徙者親故交遊無敢憑藉氣勢爲暴於里中者咸以公故公又做常平法穀賤則增價以糴貴則減

價以糴邑人賴之饑歲傭人受錢公所輒得倍蓰所全活甚眾縣濱泚水水齧城公輸賞鑄鐵人及牛各二以鎮之城卒無圯韓家莊積潦公捐田鑿渠水至有所洩一方安焉又建義學羣邑子弟都肄其中斌斌多文學之士公之樹義樂施皆此類也里人之言曰鄉紳若喬公百家非多千歲非久蓋沒而歔歔歎息無間然公年八十有五乃卒配王孺人入十有四無何亦卒孺人出自右族父讓母戴少而端重婉孌通書史旣歸喬公能左右公力學而兢兢事舅姑以孝聞歲凶家匱率黽勉拮据以自給公所需咸咄嗟辦有強暴鬪公門孺人不較亦不令公知凡以濟公

於艱而安公於既老者孺人也公生正德己巳六月六日卒萬曆癸巳十一月十五日孺人生正德庚午九月二十七日卒與公同歲爲閏十一月十九日子男三南星邑諸生娶李氏璧星庚辰進士今山東道御史娶陳氏繼高氏中星武生娶張氏女二一適閻佳士一適張鑑孫男五如霄如霞如霆如露如霓孫女三御史卜以二十二年甲午十一月十日奉公孺人合葬於韓家莊之阡而以趙吏部南星狀來請銘諸墓余聞之官評與鄉論交相衡也御史飭憲砥節宣力公家卓然有時譽然非喬公疇克成之公絕嗜寡營闇修質行施利澤於其鄉鄉之人慕德誦義不

容口沒而同聲推奉俎豆於學宮則操何術而致是蓋公論之在人心若此語云是父是子信哉 銘曰維不韞奇而行履方抱樸含腴爲德於鄉迪哲教忠厥施彌昌我懷其人令聞不忘璞玉自珍谷蘭自芳有媛從之永安斯藏

臨城縣喬中丞墓誌銘

姚希孟

邇年來黔蜀用兵老師匱財迄今未有甯宇蓋逆藺之游
魂遁入水西水西翼之以闕我貴竹今兩酋雖授首而水
西蕩平尙未有期嚮使斬芽堙穴制之於蚤卽不然或眡
其蹶嚙之性預爲鞅紲猶不至犇踉蹂躪而當時吏於黔
及黔之士大夫愛護之如驕兒崇獎之如貞臣有因其反
形漸著欲以漢法制之羣而反唇相稽且青蠅之矢中外
攢集使不得安其位以去旣去而其言驗矣此天寶幸蜀
之後歎韋元素之先見也夫能慮安酋於二十年之前者
惟蜀撫喬公而公之去蜀也竟以此公諱壁星字文見別

號聚垣其先山西樂平人與先朝名臣莊簡公同族洪武
初有士進者至臨城家焉士進生景新景新生興興生深
深生直至直始從乙科起家爲龍泉令著廉吏聲直生宗
華以選貢授濟陽丞宗華生輔世增廣生封文林郎中牟
知縣贈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卽公父也其生平
具申文定公誌中娶於王而生公生負異姿十八補弟子
員二十以高等授餼是時督學使者羅四郡譽髦卒業恆
陽書院艾先生穆擁皋比司其月旦公每試必首丙子舉
於鄉庚辰成進士試爲令得河南之中牟中牟自魯仲康
著三異上下千餘年莫可比京公下車卽釐剔奸藪邑有

徭役畚而趨者胥吏得以意勞佚之公絜爲令作止有常
豪右匿膏腴不報藁秸不入官公履畝會之得田四百五
十頃有奇以不毛之地招流亡耨之又闢地三百餘頃邑
之濱大河其南地多墳壚孝宗朝賜輕糧數千鍾胥吏復
以意爲予奪公又絜爲令低昂有準小清河犇流嚙稼開
渠十二里築隄三十丈河不爲災邑故多盜公獲一盜使
緝盜以自贖盜竟息鄰邑有被盜者索盜於公公曰吾民
無盜也比就擒其人皆鄰邑也索者歎謝公治行冠一方
凡它郡邑有棘手事及疑獄不可讞者爭就公公出其餘
勇辦之指戲定矣民有病不能療者予之藥自鬻其子女

者助之贖全活者絮泣詣公謂公眞吾父也蝨蠅爲祟公
下令捕之計所入代輸緩乃克有秋至若雩禱輒應蓮並
蒂冰爲花與仲康又各自爲異焉邑人於仲康祠畔建祠
祀公彙其善政成集曰光魯上計爲天下第一尋被召授
山東道御史出視漕政水洞艘蟻附不前公禱於岱未還
雨大霍舳艫遂啣尾進劇賊劉汝國蔓延江黃盜竊名字
公按應天而汝國擒磔寇張守清締婚於天潢踞五臺山
勢張甚公按山西而守清擒所至捐贖緩却饋遺以薦剡
陳謝者皆無所納兩袖清風視于忠肅之撫晉聲實相亞
不率者杜後惠文彈之有某尙書強納一姬姬自刎公旌

其烈尙書坐罷采風賞拔如金陵朱公宛陵湯公蒲坂張
公異日皆瀛洲上選公知之最蚤前後上封事胥諤諤正
論嘗請召還直臣王侍御作敢言氣戊子京闈見輔臣有
侈口辯者疏規之應變陳言切中時弊又嘗請元子冠婚
請選閣臣補言官請易名之典以彰直道多人所諱忌公
發抒自如微嚴旨無少異然橫目耽耽矣還自晉視京營
以外艱歸服闋掌京畿道厯臺班久得丞京兆則蘇珠寶
之商寢各行之稅饑授糜寒授纊熒黎賴之猶在中牟時
而旋以場屋事浮言及之抽簪歸矣歸四年用原官召進
大理左少卿尋以僉都御史撫四川甫下車列按晉時裁

革交際語榜於戟門卽朱邸無敢以承筐見將作所需棟梓美材必取之蜀丁男採木者多膏命箐峭中公始而取其庸繼乃出公帑代之千章蔽錦江而下閭左晏然黃太史有採木記記其事蜀故當貢筭費裏蹠無算公每歲裁去三千柄權稅中貴性無饜公嘗以羨贖補尋具疏歸有司其它惠愛亦猶在中牟時若大而關軍國者無如討水西先是永甯匿印不出阻兵抗命而土婦水西女也實倚疆臣兄弟自固疆臣弟堯臣贊於隴氏殺隴氏三子掩有其地兩臯皆麗不赦公謂撫之轉益驕使蠻夷效尤留此酋在西陲終不靖誅之便而黔之建閩與其鄉人譁然與

蜀爭公無以難會播州始平朝廷亦厭苦用兵兵竟寢而公以內計遭忌者之口或言其胎於此公既謝事不得代內於邑不聊而外有建南之亂又特疏起劉綎將軍迄賴將軍奏膚功然公自此勞憊成疾矣既得代還里第方與親朋握手言歡不四日而病病卽却藥餌弗御曰大數至矣無苦我遂端坐而逝公生於嘉靖戊戌七月十四日卒於萬曆癸丑四月十日得年六十有四娶陳氏累贈恭人先公卒繼高氏累封恭人加大恭人子二長若雯成己未進士今爲吏部文選司主事娶張氏贈孺人繼李氏封孺人若霞加衡守備娶郭氏高恭人撫二子如己子二子感

之忘其爲繼母也故不言所出公又嘗撫兄之女爲女適平涼縣知縣趙志鶚孫二人已百增廣生娶魏氏已干附學生娶趙氏吏部君出孫女四人吏部君出者二守備君出者二吏部君業已萬厯乙卯三月二十四日奉公耐葬於城北韓家莊贈公之原今相國高邑公爲史官時爲之狀朱宗伯爲之傳孔端尹表其墓矣乃地下之石留以屬希孟希孟愿弗敢承念吏部君同籍意氣相許逆閹始敗以數言雪余於塵囂之餘視它人倍摯而希孟少習掌故於先達遑遑闕一斑知喬中丞一代寶臣也立朝嶽嶽自峙持論偉杰不角異不詭同至黔蜀用兵之議人或駭爲

喜事然水酋跋扈雅非一日矣速發易制且公非漫焉徒手搏者使縣官假便宜毋或中掣籌邊之機必有發縱祕畧卽它日小用之建南它將弗任任劉軍可想已自秦和以迨潁川皆以身翼衛水西輕憐痛惜不使微風吹觸日夜養癰飼虎而不之覺至其勢已成思公晚矣白骨爲原殷血成川撫臣霄元幾喪我黔且也渠魁以遁以殲於鏢王師尙未凱旋嗚呼喬公之靈其不揚霓葆乘雲輶而注眄於巫峽之巔也耶若公之奉身以約執喪以禮被於親者侈推於鄉國者溥則一善士能之皆名臣之細節也畧弗論論其大者而系之銘 漢中牟著魯恭稼穡穰無留

螽雉將雛狎兒童迄來茲禴瞽宗妃者誰繫喬公攷厥政
 春與冬凜煦殊元氣通不相師將無同賈車騎燕然功恭
 也嘒求銷烽羣不逞橫小東開恩信厥角龔公治蜀震天
 風思斬芽絕蒙茸伐鬼方馘元兇志未酬謗已叢滿篋書
 囊矢弓岷江水聲溶溶轉悽咽恨靡窮維鸞鳳暨貔熊又
 神羊乘花驄兼數人庀天工攷范史光龍從公視之倍顯
 融一坏壤數畝宮永厥藏千秋封

泛滹沱河賦

大學士石瑤
藁城人

介然子將如東瀛放舟於滹沱之浦覽郡國拔山川辨土
 壤聆風泉俯象六極仰窺無垠問遺俗於故老招海上之
 飛仙於是揖漁人而進之曰子亦知夫茲水之源乎出自
 繁峙經於代谷放乎雁門之坂帶於太行之麓朔方巨嶽
 實扼其胷恆衛諸流半入其腹氣吞萬壑激琬礪而未平
 勢應三泉墮平原而逾蹙時乎春冰乍融積雪方解支流
 趨順客浪藏駭迂迴縵延千里一帶霽石成渠鏘波赴海
 干城藉其潤色萬晦資其灌溉鏗錚鳴帝子之環嘔軋散
 將軍之凱編桴賈客燈火輝煌罷漁郎歌聲欸乃方洲

乍晴倏昏忽明覽神農之遺譜得靈均之杜衡及夫積霖未止秋水大至巨濤圻空駛溜軒地律令助威飛廉擁勢海若爲之改容巨靈因而避位鯨翻渤澥鬼母長嘯虎栗昆陽英雄矢智山刊雷駭野誅樸楸先驅一指崩沙潰屋怒留城邑薪藁如雲殃及鱣鮪僵屍遍谷亦有傾城摧山變陵不雨而怒無龍而興湍隨鯤徙勢若雷崩斷岸蒙隕殷輪乍赤平岡被嚙戈戟猶青霆擊斷跌訝魚龍之識字渚留袍笏豈犀火之通靈乃有泗濱磬浮汾陰鼎見寶鏡入秦號鐘歸梵涇陽嫁女簫鼓猶喧龍叟射綃波濤飽戰壞百尺之長橋剗千年之古塹人懷魚鼈之憂國有沼池

之歎忽幾劫之餘灰出昆明之一旦蓋自列國兵屯朝齊暮秦盟渝韓魏兵來薊門趙國上卿功名一擊平原公子車騎長奔虎狼勢成合縱事緩頗牧旣亡望諸已晚建不出援丹空起變常山之蛇陣徒存主父之龍顏幸返復有劉項相雄赤旗建功淮陰故壘東垣廢宮王霸詭冰再光舊版蕪亭麥飯猶著遺忠保河北以待朕亦何異於關中乃至開元弛網漁陽肆毒投鞭斷河驅王入蜀常山太守首扼天下之吭帳下猪兒竟破羯奴之腹惟宋有國茲當北陲契丹伺便西夏來窺策甬梁津任布有備邊之策山崩海覆劉垺興致死之師自餘紛紛以暴易暴中更幾秦

世歷多號劉琨有志獨枕長戈虞詡難逢空增萬竈太平
之日少於戰爭中原之俗奸法盜盜是宜地下白骨多於
黃土長河東奔爲泄其怒摧車捲甲盪百世之餘兇濺沫
飛流刷遺羞於千古山蓋不得不峻水蓋不得不駛陵谷
蓋不得而不變城市蓋不得而不徙是雖天時人事交會
之偶然然亦豈惡殺好生造化之得已者乎乃知天本待
人地亦藏宅畀我祖宗增其式廓既定鼎於金陵又相居
於恆嶽若成周之豐鎬復營邑於伊洛挽唐虞三代之遺
風掃爭戰百年之餘虐於是山多獻靈川亦效職噓氣成
雲蒸地得澤不須劉累豢靈沼之二龍亦有豫且得白龜

之徑尺木多杞梓自河而東波有鱣魴望海而入其有異
氣蘊鬱孕爲賢良輝煌事業璀璨文章高門大纛紫綬金
章或名流乎林藪或身負乎綱常乃若蘭陵著述功裨墳
典文貞論諫治逮成康閣敞平津屢屈吾邱之博辯屏張
便殿猶存李絳之封章武惠忠誠身兼將相韓維兄弟並
在巖廊趙賓客之名懸調燮黃牧伯之風輓循良一代龍
頭世頌文忠之相業兩朝司馬名登恭敏於旗常是其在
昔有作於今益昌孰非山河之所鍾毓地氣之所敷揚者
乎矧吾生之行休值海波之方晏駕木蘭之長舟縱千里
於遐覽橫桓伊之古笛飽廉頗之一飯藉荒磯之芳草憩

趙州志 卷一
清風之別館采江籬以爲佩畦揭車之九畹悵九原之莫
作想古人之如見於是流魚出波沙鳥鳴苑月華窺林露
色淒晚樂未極而悲已生日已夕而路猶遠旣引領而高
歌又一唱而三歎浩浩乎飄飄乎蓋不知吾之所欲之而
忘吾之所欲返也歌曰山窅窅兮波鱗鱗臨長洲兮思古
人魚來迎兮鶴與吟惟秋鴻兮北以南志不可騁兮樂不
可殫還余舟於江皋兮吾將續先王之遺音

趙州屬邑志卷八

藝文 詩 詞

柏鄉縣詩三十一首

過古鄆城

古鄆城在柏鄉縣北俗呼王莽城

國朝 徐乾學

真人三尺劍草昧試雄圖帳殿丹青古雕檐神鬼趨山川
仍沃衍風俗尙純愚遺構傳新莽猶持威斗無

詠魏信陵君詩

明 趙南星

信陵君湯沐邑卽古鄆城

公子有至性愛士如骨肉幽遐徧搜訪逃隱皆追逐七十

夷門監執轡親為僕
鄙上交二公平原爽自惡窮窘動意
氣鳩鳥誓必復如姬亦感恩士誰重
湛族入趙仍還魏受善何神速若得
遭明主秦險失函谷我嘗遊大梁千
載有餘馥平居時結想美人此湯沐

又詠毛薛二公詩

毛公一博徒薛公賣漿人
日遊閭閻中平原杳不聞不解
魏公子何以知獨真救趙寄鄙
上下車物色頻求交恐不得
罄折極慙蒙俗等浮埃賞識為
瑤珉三千客亦多碌碌罕空羣
正言勸歸國高義薄天雲混世
保厥美恥入侯王門知己非偶
值終古聲迹泯斯人吾所仰
伉俠安可倫

信陵君

國朝 魏裔介

救趙曾驅十萬師
信陵湯沐起人思
高風下土空遺壘
伯業傷心問酒卮
隄上人家餘野火
路旁翁仲伴枯杪
年年此去長安道
日暮荒城讀斷碑

前題

趙修

公子翩翩拂佩刀
推賢矯詔出龍韜
却秦慷慨資屠市
歸魏讜論借薛毛
一代英雄留史策
百年湯沐委蓬蒿
信陵一去高風邈
誰向夷門降錦袍

謁漢世祖廟詩

唐 劉庭芝

春陵氣初發
漸臺首未傳
列營百萬眾
持國十八年
運開

朱旗後道合赤符先宛城劔鳴匣昆陽鏑應絃獷獸血塗
地巨人聲沸天長驅過北趙短兵出南燕太守迎門外王
郎死道邊昇壇五成陌端拱千秋年朝廷方雀躍劔佩幾
蟬聯至德刑四海神儀翳九泉宗子行舊邑恭聞清廟篇
君容穆而聖臣像儼猶賢攢木承危柱疏羅挂朽椽祠庭
巢鳥啄祭器網蟲緣懷古江山在惟新歷數遷空餘今夜
月長似舊時懸

光武廟詩

元陳孚

赤符眞天子元圭袞藻明千秋鄙邑廟一笑下江兵野闊
騰龍氣河流渡鳥聲列侯冠劔合英彩儼如生

光武祠詩

國朝魏裔介

當年躍馬幾英雄轉首驅馳霸業空白水重生赤帝子鄙
南暫作未央宮翠華尙憶熊羆守侍從惟餘翁仲訐漢室
園陵多滅沒千秋佳氣此葱葱

前題

魏裔魯

中興大業自天來青史龍鱗鳳翼開東道主人能佐命南
陽天子起蒿萊千秋鐘鼎歸蟻壤萬載威儀付酒杯父老
至今能指點蕭王陌上說荒臺

過光武祠詩

董國祥

柏人路側祠光武下馬欲拜增酸楚千秋漢業委蓬蒿但

見斷石壘壘苔蘚古白水真人稱絕奇拔刀切石如切脂
新室曾經三六載南陽崛起亦何遲高帝子孫半淪滅再
從司隸睹威儀五成陌上秋草荒鷓鴣年年叫夕陽西山
往來射獵狐兔盡使我懷古情慘傷

張村河在城西南十二里午水之隈卽古彭水雪後

同諸昆弟及友人泛舟卽事八首 魏裔介

煙景從來人不爭偶然瞥見已多情要添茅屋依雪岸便
結魚簪掉綠蘅草徑有人宜載酒春林無處不聞鶯臨風
長日還惆悵莫負西郊野水盟

其二

一水停泖自向東我來掉臂入空濛蘆花岸裏蘆中客紫
玉聲中紫綬翁村酒釀來催社鼓白雲斷處有煙叢朝川
赤壁尋常事環海坳堂豈不同

其三

小艇新從湖上來煙霞滿目指邊開蒹葭淺淺隨洲渚鳧
鷺輕輕傍水隈絃管數聲雲外起峯巒幾點雪中堆明年
亂撒綏山種渡口仙源千百廻

其四

野水無情年復年新添彩鷁泛澄淵楊花飛絮雜零雨急
管繁絃入遠天座有嘉賓歌載笠酒稱名品似流泉短衣

莫射南山虎種黍多開十畝田

其五

野曠山沈樹影高登臨契友散蕭騷水如碧玉連千頃人似青蓮共一舸徧洒瓊瑤堆草屋忽聞欸乃出林皋生平多少江南興擬向孤村醉裏逃

其六

新開異境似瀟湘昆季高歌共舉觴野水纔增四五尺漁翁肯送兩三航馬蹄帶雪渾如玉鳥道無人盡有霜老我餘生應在此秋林紅葉滿池塘

其七

郊外頻將野客邀烹葵剝棗醉陶陶誅茅成屋環溪水剝木爲梁疊小橋漁火數家棲婦子鐘聲五里隔更譙若非雪滿山陰棹話盡寒宵楫拙燒

其八

桑乾渡罷渡滹沱百日秋聲夢裏過一自錦帆開野渚遂令瓊羽滿漁蓑詩朋猶喜能修鳳書法於今可換鷺寄語二三兄與弟莫將名利易煙蘿

虹橋秋漲

卽南關外通濟橋

馮志昭

名邦關鎖此稱雄帝閣凌霄嵌碧空梵剎金鋪分鼎足飛廊水載駕雙虹霞天一色秋濤外煙雨千村落照中東北

神京扼要路車書一統奕時同

謁漢合肥侯堅鐔墓

在郟城西南

李志劼

閒過原野問荒邱父老爭傳瘞故侯昔向雲臺題姓氏今
隨石馬伴松楸榛埋敗塚功名盡土掩殘碑事業休弔罷
英魂腸欲斷不堪猿鶴唳清秋

前題

趙修

合肥遺塚淡煙收一帶殘陽滿目愁共道昆陽高勇畧翻
從坏土識公侯山猿度雨啼長夜石馬嘶風怨暮秋英烈
而今何處是荒邱蕭索臥沙鷗

隆平縣詩七首

遊大陸澤

明大學士石珩

大陸澤水秋泠泠葦花初白荷蓋青紅裙蕩槳綠波靚入
月江寒猶采菱菱角槎牙芡實滿明珠紫貝多零散白日
清歌應石淙黃昏鳴珮隨歸伴西風昨夜凋芭衣穠華回
首葉飛飛塞鴻嘹唳江南歸陽和漸減霜生威百年富貴
轉眼非昔人遊處尙依稀水頭屏營見漁火深夜洞房清
淚微

登東城新閣

閣奉文昌大士神像

明

陳所學

樓臺不日喜觀成鬱鬱蔥蔥佳氣盈戶殿一天星斗燦窗

開八面霧雲輕文昌靈赫興多士大聖慈悲度眾生自是
廣阿人物盛鳳麟迭起耀神京

弔任敖墓

邑令 袁文煥

廣阿城外夕陽愁太息茫茫土一邱古木寒煙分野色殘
碑衰草冷荒洲千秋事業光青史十載勳名起漢劉豐沛
當年成往事蕭蕭葉落老松楸

九日登玉皇閣

在北城

進士 岳生夔

漫云潦倒已成翁九日尋歡興未窮乍喜登臨出世界恍
疑呼吸通天宮長吟不待催詩雨短髮偏當落帽風但願
身同金石固年年此日醉郵筒

又昌樓魁星閣新成志喜

歲貢 張齊徽

傑閣層樓接翠微城中城外靄生輝平臨北闕連青鎖遙
映西山拱紫薇門近三階星燦燦窗開六面月依依菁莪
從此歌聲起會見聯翩著錦衣

登臺望會邱寺

宋 賢 邑人

閑庭侍杖玩芳餘更上高臺獨步虛飄渺鐘聲聞梵宇崔
嵬塔影入松廬逃禪自愛劉公幹閉戶誰憐董仲舒啼鳥
飛花俱色相須於劫外覓真如

晚渡灋河

馬桂芳

澄光留月魄薄暮渡星河烏宿沙灘靜舟行漁唱多潮生

兩岸遠風送一帆過綠水添詩思黃昏起嘯歌

高邑縣詩二十九首

詠睢處士

明趙南星

炎精既煉移閨氣何悠悠此時遊宦子豈有伊與周俗骨
厭雲霞浪言蒼生謀處士能豪飲意內無王侯晞髮西山
巔濯纓涉水流司徒偶相暱中情非其儔苦欲相解達冥
鴻不可求伊人比子房能從赤松遊得身道所貴知命自
無憂

千秋臺歌

趙南星

千秋臺上秋風起落日寒光動沛水沛水東流無盡時臺
有嘉名自頽毀漢家四七厄滔天帝子南陽崛起焉猛虎

長人城不守赤犢銅馬戰無前列宿從龍豈徒爾共欲飛
騰躡紫煙登壇正位羣心悅分明隆準似當年絕炎再興
光典策今日猶傳五成陌珪碑無復片石在舊址陂陀蔓
草積雲霞樹外閃旌旗鴻雁沙邊屯紱舄勸進先知業會
傾春花秋蒂旋枯榮異代蕭條生感慨轉見前賢禾黍情
晉大夫作信陵平原二君祠以毛薛二公配落成恭
謁作七言二首
趙南星
采蘋沛水薦新祠茂宰驚看作事奇主客一堂如昔日英
靈千載遂同時丹甕宛宛孤雲入碧樹紛紛眾鳥隨擬向
山城標勝迹須揮金管勒豐碑

太行山翠漾城闌長夏香醞靜絕塵意氣不須論曠世酒
杯從此得芳鄰却秦存趙俱常事博客漿家有俊人可惜
魯連肥遯遠古今豪俠仰嶙峋

鄒上

趙南星

鄒上黃鸝四月鳴一聲相喚出東城新荷捲葉深深見細
笋離叢遠遠生末世簪裾應少味晚年水石有餘清身閒
努力加頤養未可傷時氣不平

過趙夢白芳茹園留宿十首

明

李維楨

斯人在邱壑吾道自崢嶸句曲山中相褒斜谷口名霜華
搖燭影風樹答書聲莫作匏瓜繫安危屬老成

嚴城財咫尺門巷寂無譁水鏡清何甚山杯味轉嘉三花
仙客樹五色故侯瓜語及文章事中原此大家
命駕來千里端居自一邱溪聲山院靜雲色竹房幽玉露
寒頻下銀河澹不流連城趙氏璧應爲故人投
間關過井陘一宿話丁甯落日城頭紫平臺樹杪青圖書
高四壁翰墨助羣靈不飲公榮酒將無取獨醒
瞻天知最近無奈片雲浮枚卜知誰屬緡錢告未休衣冠
驕白日桴鼓劇滄洲見說遼陽鎮烽煙爛不收
別來逾二紀情緒話難詳惜我年華短從他秋夜長烏啼
干樹月雁度一天霜倦鳥思歸去南枝幸不妨

曲徑穿叢薄疏櫺翳薜蘿醫經方校遍琴譜調翻多白日
清尊遣浮雲俗態過悠然千古意拊缶仰天歌

卜居新地主啟事舊天曹月旦評逾重雲霄望自高潘家
朱仲李秦客武陵桃會向公門種生成任所遭

食藿謀非鄙懷芹美獻忠灌園人自貴學圃老能工物力
悲時詘天恩祝歲豐御冬須肯蓄家國自相通

野靜雲光白秋高樹影斑徵歌無下里沽酒有中山何必
逃人外方能出世間冷然清客夢忘却故鄉還

二君祠

明李標

莊嚴廟貌闢茅茨千古英靈此共綏湯沐舊遊還昔日封

疆勝域遞今時盍簪不厭貧交客薦藻應同故國祠不有
使君昭曠典姓名誰遣土人知

千秋臺

李標

鄆城古邑幾時開漢業千秋尙有臺大陸關河宜北望太
行形勢自西來秋深禾黍皆成穗雨後田園半是苔白水
真人何處老高天吟眺獨徘徊

携友遊泲干

明李核

河邊淑氣早氤氳更喜晴天無片雲解凍游魚多傍岸驚
人沙雁故呼羣鬪茶細柳還同碧伴醉春山亦自醺老去
流光眞可惜逍遙携手未能分

登高邑千秋臺作

國朝吏部侍郎董國祥
隆平人

千秋臺上千秋事千秋石碣生苔漬洛陽宮殿委灰塵歸
然之臺至今峙憶昔冰堅北渡來疆華亦自關西至時人
猶道國師公白水真人乃天意攀鱗附翼三兩言漢業重
開二百季蒿徑依稀輦路存將臺森肅君臣位沙平莫菱
涕斷流太行隱隱疊空翠西風落日秋滿山不必登高自
可醉

千秋臺

趙端

小樓日日倚闌干西望荒臺霜色寒鱗翠他時新變化威
儀一代舊衣冠青山如拱聞呼拜白鷺于飛振羽翰盛世

君臣豈落落嚴陵猶有釣魚竿

戊戌九日訪千秋臺故蹟還登魁閣攬勝懷古四首

海澄拔貢

林鴻瑛

煙村彌望錯平蕪白水真人此受符九日登臨多感慨千
秋事業想虛無川原鬱鬱蟠陵郭風景蕭蕭入畫圖喜得
野人勤設茗聽談舊蹟爲踟躕

荒臺想見漢官儀草創欣占此地宜附翼攀鱗當際會握
符徵讖屬昌期聖公本自非眞主益子由來祇牧兒更是
淒涼千載後中興事業付殘碑

訪古登高興自閒更從魁閣共躋攀高天遠色悲秋思落

葉西風老客顏繞郭一渠清淺水傍林數角淡濃山功名
意氣千秋事飛鳥浮雲自往還

山勢峩巖走贊皇登樓一望感茫茫消沉事業餘荒土憑
弔英雄有夕陽舊俗至今猶意氣風流自昔愛文章悲秋
最是平原客極目關河欲斷腸

詠商邱子胥

李核

神仙不必躍天衢駐世長年歲月殊混迹塵寰聊牧豕漫
成天籟自吹竽饑餐菖朮顏逾妙老乏妻孥道不孤秘訣
何人參悟得別尋大藥起丹鑪

詠徐神翁

邑人 李伸

神翁羽化久乘風丹熟鑪存火似紅塵世行蹤原有數仙
家游戲自無窮金鰲背上詩曾約水筆邨灣蹟已空縱使
歸來人不識潺湲依舊看波東

孝子張夢鶴殉母詩序

王維垣 邑人

諸生張夢鶴秉性真誠事親純篤髫年失怙壯歲遊
庠念慈暉而思報依子舍以承歡不料於光緒九年
七月二十三日夜風雨交加河流驟漲夢鶴家臨澤
畔室浸水中三板將淹四鄰皆避急負母焦氏至門
外擁樹攀條暫圖棲止惟時夜色昏霾怒濤洶湧伊
母移就高處失足墮河夢鶴救親情切奮不顧身躍

入急流呼號援引載浮載沈同歿於水翌日鄰里撈
諸村外猶與母相將俱出死而有知屍漂不失余於
生居同桑梓確有見聞忍聽湮沒乎因公請轉詳其
奏奉

旨入祠邑侯賀公與幕賓廖公委廉汪公共詠其事聊記

原委以作詩序云爾

張孝子殉母詩

高邑知縣 湖北舉人 賀榮驥

荒村夜半洪濤入十家九家水中泣白頭老母病在牀孝
子倉皇負之出天昏雨黑不辨途狂飆捲浪如人立鬼伯
奪母向河流耳畔猶聞呼兒急微軀拚與蛟鼉爭至性不

因死生易幾人到此轉念差覩顏視息誠何益北沙河邊
孝子死遺體屹立清波裏一手指天意可知魂魄猶思抱
母起嗚呼孝子諸生耳三代明經皆不仕似爾纔識一孝
字采風表閭我之志

前題

湖北舉人 廖顯庸

張孝子居河濱父早喪母七旬七月二十三日夜河水驟
漲逼四鄰四鄰徙水至矣孝子倉皇負母起門外有樹趨
相倚奔濤撼樹怒如雷母驚墮水水不回孝子對之心肝
摧母死兒生胡爲哉躍身入水波爲開水聲人聲相喧歷
是時夜正中天地色昏霾鬼伯啾啾匿河隈兒死不能救

母生魂兮願隨母歸來明日鄰里尋屍處一掌波間如告
語母子相將出嗟嘆滿行路張孝子世儒素口詩書心孺
慕孝經未聞殉母篇至性原不死章句孝子死邑宰聞趨
具狀達天庭請旌其閭表其墳大書獨行慰冥漠高邑孝
子張夢鶴

前題

勸災委員 汪寶樹
汝陽進士

孽龍肆虐殃里閭畿輔南北無完廬高邑近山山河決平
地水深三尺餘波浪鏗訇天地黑干村驚駭無人色棟宇
摧頽牆壁傾華屋轉瞬成澤國卓卓城北張孝子有母七
旬欲他徙忽然失足墮水中駭浪奔濤蹶不起孝子奮身

起州志 卷之八
來相援力盡泥滑隨浪翻急濤輾轉救不得母子相抱歸
沈淵吁嗟乎雨師無知豈無情天爲孝子留其名雪浪滾
滾風烈烈天爲孝子完大節母存俱存亡俱亡孝子視死
如康莊彤管得見采天語下煌煌錫之嘉名樹之坊石可
泐兮山可改孝子之名永常在

臨城縣詩三十一首

奉和春日幸望春宮

唐李乂

東城結宇瞰千尋北闕廻輿具四臨麗日祥煙承罩畢輕
黃弱草藉衣簪春商重沓雲岩近河渭縈紆霧壑深謬接
鵷鸞陪賞樂還欣魚鳥逐飛沈

人日重讌大明宮恩賜彩縷人勝應制

詰旦行春上苑中憑高却下大明宮千家執象寰瀛泰七
日爲人慶賞隆鐵鳳會騫搖瑞雪銅烏細轉入祥風此時
朝野欣無算此歲雲天樂未窮

鵷鴒井詩

明章忱

趙州志 卷六
春命集有德勢力難久持孰云紛擾間日監不在茲沛公
本天授雲氣恆相隨謂將翦狂秦詎意逢百罹倉皇入井
中得失未可期好鳥何處來爰集井之湄見鳥不見人始
免敵者疑天意諒有在亞父徒爾爲廼知脫平城實非計
之奇由來萬乘貴不受羣雄欺大舜匿空出兵刃那能施
至今千載下稱述尙如斯我來適春暮萬物發華滋廟貌
完猶存歸然峙穹碑顧彼感中心載拜題新詩

前題

明 徐官

赤龍蟠處水華寒白馬飛來住此間人物到今都不見獨
留芳草護頽欄

鈞盤山

明 吳清

嵐翠空濛曉未乾井陘西指路漫漫成安已去三千載泚
水依然繞鈞盤

天臺山

胡俸

天臺之山何崔嵬崇崖絕壁依雲隈苔徑細雨翠煙滴赤
虹繚繞驚風雷層巒碍日回飛鳥凌空俯視羣山小綠陰
田田帶朝霞陟遐頓覺紅塵少南跨黃河西太行山靈自
是非尋常鍾英毓秀多洎龐豪雄千古爭翱翔

前題

梅和鼎

太行何蜿蜒燕趙青未了隱隱數千峯掩映連昏曉鬼目

見天臺峻拔孤雲繞儼若冠冕士傑立風塵表晴嵐襲人
衣濃綠迷歸鳥疑是翠滴成非煙更裊裊崧嶽興賢佐降
神事非渺含靈既相同崛起當不少咄咄往來人莫晒臨
城小

杏山

胡俸

城頭曉日色正紅城南花木繞春風獨有杏林千百樹高
柯小幹昭天工亂萼疊疊如簇錦蕊珠夢入丹霞境赤龍
夜走鱗甲翻紅鸞晝飛羽毛警往年繁華今又開火雲千
里迷蒼苔巉岩翠壁列屏障馬蹄得意歡如雷

前題

喬壁星

十里春山十里葩遊人不管夕陽斜興來無佩堪沽酒且
向前村問杏花

堯峯

胡俸

我見堯峯巨東陌青天半落生寒色晴嵐旋轉籠丹崖虬
松怪石真奇絕瓊葩瑞草爭芬芳鳴鸞舞鶴相迴翔羣巒
環拱如圭璋令人千載思陶唐曙色光輝照山嶺乾坤幻
出神仙境羽衣翩翩如畫圖每欲從之一觀省

聖井岡

喬壁星

誰鑿清泉數仞深荒垣古殿自蕭森偶來一酌消殘暑似
飽中冷足洗心

前題

岳自勵

祠在堯岡絕頂頭誰穿石井湛泉浮鏡明影落中天月
古寒連晚樹秋碧液挹來消眾渴甘泉灑去潤皇州俗傳
母出西王派分得瑤池第一流

桃源洞

喬壁星

抱病尋幽萬壑哀登高作賦亦奇哉飄飄落木隨風舞滾
滾靈泉湧地來山嶽數峯侵碧漢閒雲幾片護層臺何時
跨鶴西歸去王母蟠桃醉酒杯

遊桃源洞

魏裔介

何人移植武溪花石徑盤迴靜不譁靈洞千年藏日月幽

巖一曲抱煙霞因竅象子來猿窟貪訪雲根到鶴家回憶
當時燈火處依稀篆草護籠紗

泚水

喬壁星

平川斜月落沙鷗幾見桃花逐水流風煖細吹芳草綠雲
低遙罩野棠幽情飄峻嶺干峯外思繞孤城百雉頭浩歌
危步石隄上賦盡煙波無限愁

唐槐

陳耀

樹有千年不老槐時今木古信奇哉根盤地窟蒼龍隱節
錯天空彩鳳來歲月久更神未減風霜愈歷氣偏培分明
顯示生成意豈爲人間梁棟材

又

可是乾坤道脈長老槐古廟色蒼蒼靈根永結威嚴座瑞
蓋高懸顯佑傍細葉雲仍千歲綠濃花日麗九秋黃往年
嘉誦長椿賦舉目於今見盛唐

前題

喬壁星

庭槐輪菌有古意種之何年人不記傳言唐代是耶非咄
嗟柯榦真殊異上枝蒼鬱干穹蒼下枝幽藹流雲氣重陰
密葉實離離托根幸傍神君闕苔文蟻穴縱剝穿匠斤樵
斧何由至看去差同櫟社株夢回誰識南柯地嗚呼安得
遍植向路周長使天下行人成廣庇

廟松行

喬壁星

廟宮奕奕山城僻中有孤松鬱千尺聳幹如分岱映青撐
柯似帶天陵碧人言此樹歷千年盤根得地理亦然經霜
飽雪節不改瞥眼或見青牛眠菁葱蒙密偃如蓋參天喬
木垂陰大不雨江聲夜聽濤無風空響時聞籟憶昔青衿
頻晝集攀條曾此分行立材大甯徒世眼供棟隆合遣明
堂入君不見山中老樹多龍鱗棄置往往同析薪安有託
護神明力婆娑不爲眾所珍

息波亭

有序

李基和

甲子歲秋日偶過房子石隄憩息波亭時久旱彭

走少志
卷八
一
泚俱成陸地西南行二十里許流止一線可飲馬
喬已百告余云彭泚源出敦輿山下接太行說與
山海經注合攷後漢書世祖會用兵此地偶成一

律記隄上

賸有新亭藏斷碣得從故老究遺編石鯨夜月人歸矣銅
馬秋風事惘然問水已消彭泚浪驅車欲過太行巔涓涓
何日重滄海大道如斯歎逝川

何令尹招飲息波亭

李標

高才臥治有餘閒招客遨遊恣看山選勝正當黃菊候張
筵如在翠微間嬌歌急管人忘倦劇飲深談興不慳陪侍

如雲皆妙侶留連累日不知還

又

山城亭館少塵容茂宰隆交禮數重自是通家聯北海非
緣作賦重臨邛弟兄俊格看俱似賓主歡情覺太濃何事
章縫亦好客各携樽酒見深悰

姪聖水坪訪三空禪師至絕頂

喬若雲

選勝無過此攀躋極遠岑幽花隨意發野鳥任天吟屋後
坪峯古池中聖水深村醪下椽飯永夜快登臨

又

曲徑穿林覓登登最上峯石危蹲怒虎樹古聳游龍韻友

欣同伴高僧亦見從歸來風送客回首白雲封

柏暢城

喬璧星

長岡斜枕雷音寺柏暢煙籠泚水濱幾箇閑僧逢竹院數
聲清磬出風塵桃花照眼遊人景柳絮牽風故國春漢代
封侯頻眺目放歌深酌任吾真

豐慶園

楊寬

山城斗大寄微官小圃依稀故國看不有古槐成獨樹肯
栽新竹乞三竿胸懷邱壑無多事人世町畦可暫安漫道
河陽花滿縣退思亦自愧倪寬

其二

舊令會開修省堂不知經歷幾滄桑一池水長芭蕉雨片
石雲連薜荔牆零落蜘蛛收細網紛飛鶉鴿起空梁當時
手澤應猶在踵事何人繕畫廊

其三

舞榭歌筵彼一時風流雲散總堪悲黃鸝婉轉當年語綠
柳飄飄此日垂浮白遙分仙掌露愛花時費草堂資知君
不是折腰客會向恆山採玉芝

其四

小軒如舫介齋隈恍若揚帆泚水來岸接藥欄翻錦浪窗
當露井著青苔已逢宓子調琴韻更許陶潛泛酒杯我欲

乘流風便否野塘隱隱送春雷

同孫庠師息波亭賞雪

喬己百

河中一片璧無瑕山上羣崖梅滿花
欄外長隄橫玉帶城頭百雉列銀牙
既饒醕酒如人意更兆豐年應物華
日暮流連盡傾倒歸途不怕步欹斜

題漢祖廟

用李義山韻

楊寬

墮馬英雄偶落荒草間井底勝池隍
雙栖白鴿傳聞異只此於今特立鄉

地名白鴿井莊

甯晉縣詩十四首詞四首

過泚水

宋評事

董蒙亨

韓信經營按鏌鈇臨戎叱咤有誰加
猶疑轉戰逢勅敵更向軍中問左車

渡滹沱

明尚書

石玠

千年形勝此滹河道路馳驅自昔多
短岸幾人看日暮中流有子動漁歌
冰堅尙憶蕭王渡坂右曾聞太守過
此日太平無夜警村燈漁火映閑蓑

遊大陸澤

明侍御

蔡璣

大陸秋紋平藕花風氣清船如天上
座人在鏡中行湖迥

遠山出煙消新月生昔人垂釣處回首不勝情

九日登城樓

高推

高閣峩巖澹素秋落霞孤鶩兩悠悠恆山翠壓青松老
淩外光搖碧海浮黃菊遠分彭澤景紫萸偏插漢宮頭倚欄
一望清虛界不減匡廬夢裏遊

憶甯晉二如先生

翰林學士楊思聖

宦况年來付病魔傷心知己已無多臨觴獨下西州淚擊
筑難聞北地歌詩老烽煙迷大麓夢殘風雨失浚河祇今
搖落誰相問烏雀柴門夜夜過

過孟敏故里

知縣萬任

東漢孟叔達士林何偶儻荷甌墮不顧器識堪矜賞林宗
勸遊學名附青雲上徵辟既不就黨錮亦脫網憑軒過故
墟千秋深景仰

秋泛大陸澤

萬任

薄落瀝城東煙波浩渺空漁舟橫柳外樵斧響蘆中鷺起
雲翻白霞飛水駐紅長天驚雁唱詩興欲凌風

其二

葫蘆古澤國一葉趁秋來漳水霜初落蓼花雨過開畊餘
思禹績村古見堯臺白露蒹葭裏懷人幾溯洄

其三

川原秋色好樹樹挽晴暉山遠雲千疊村孤水一圍眠看
鳧鴨穩鮮羨蟹魚肥勝賞殊忘倦揚舫深夜歸

其四

載酒五湖客乘閒一問舟輕風迴大陸好月勝中秋井里
砧聲急荏苒劍氣收宦情原似水飄泊任閒鷗

謁曹文忠公墓

萬任

軒墀對策歷羣豪忠節文名北斗高魂扈龍輿過土木骨
收馬鬣返慶陶川原落日牛羊下松柏秋風狐兔號諭勅
詔封膺疊眷九原長咲釋牢騷

尊經閣

訓導 羅宏齋

高閣躋攀縱目初悠然四望道心虛憑欄宇近層霄雁拂
案蠹存斷簡魚恆嶽雲浮雕拱外滄河波蕩畫題餘宮牆
咫尺窺鄒魯自媿窮經功業疏

水泊

教諭 張坦

泊水汪洋萬頃浮朝宗入海阻東流排天浪湧沙邨外接
地波連大陸頭不盡魚龍爭作窟無邊鷗鷺聚成洲可憐
多少農桑侶望斷蘆花四野愁

丁橋懷古

萬任

橋北橋南一望濃停鞭立馬步從容渠傳程令從唐鑿邑
表揚紆自晉封雙鯉躍時驚賊胆三龜繞處憶仙蹤祇今

大陸思明德願祝千年禾黍豐

春景詞

明曹鼎

鶯眠柳嵌金蝶宿梨藏玉
啣泥封燕嘴花蕊緒蜂鬚
春雨如酥粧點園林富
尋芳賞玩初花園內蝶戲蜂遊
草堂邊鶯啼燕語花似錦
滿枝開放草如茵遍野均鋪
海棠濃溼胭脂露王孫寶馬
士女香車踏青南陌載酒
西湖一弄兒景物非俗
三般兒蹺蹊難圖芳草煙似
翠錦籠紗梨花月如瓊林
捧玉楊柳露似綠線穿珠
正思老夫偃著那鸚鵡
洲邊住罷釣歸來臥看書
酒滿葫蘆只聽得綠楊影裏
鳩呼婦紅杏枝頭燕引雛
錦片園林富無一塌兒空閑
處少

陵杜甫奚童蹇驢遊遍春光
翫不足

夏景詞

風吹菡萏開雨過葵花放
榴花初噴火梅子半纔黃
夏景時光避暑在涼亭上
趁薰風納晚涼冰盤內沈
李浮瓜羅扇底風清氣爽
可人心紗厨竹簟趁槐蔭
石枕藤床採蓮人歸齊歌
唱能協音律善曉宮商蘭
舟畫舫翠蓋紅粧我只見
蕩遊中逸韻悠揚傍沙隄
驚起鴛鴦促碌碌銀頭鷺
飛起行行忒楞楞金脚鴨
冲開兩兩撲喇喇錦鱗魚
跳躍雙雙參詳半晌忘機
鷗鳥忒人像堪寫在圍屏
上四顧山光接水光景物
非常一溪綠水煙波漲滿
院槐陰夏景長

合受用羲之那情況滿斟玉漿人賀樂章盡日觀鷺盡日
賞

秋景詞

荷枯西沼中菊綻東籬下葦折南圃內蒲倒北池窪一夜
霜花百木凋零罷干林葉盡乏對夕陽老樹銀蟾敲夜月
空簷鉄馬列長空數行征雁隱疏林幾點昏鴉淋淋秋雨
添瀟洒淒涼旅館寂寞漁家感時懷古對景嗟呀古城上
樓閣煙霞小橋邊流水人家黃菊開似金獸睜睛紅葉落
如火龍退甲蒼松老似怪蟒張牙喜追遊正遇重陽佳乘
興飲蹇驢跨待學龍山老孟嘉落帽烏紗旋沽時酒連糟

權櫛得黃蘗帶葉燂五柳先生利名罷再不去彭澤縣裡
坐公衙一任到盆乾潦瓦到頭來無是無非快活煞

冬景詞

千山鳥影絕萬徑人踪滅飄飛梅紛葢撒舞玉蝴蝶簇簇
萋萋柳絮墜梨花脚白模糊將天地遮亂紛紛旅館迷蘆
舍擁寒煖帽耐冷寬靴活魚旋買新酒零賒只吃得看前
村途路凹凸望江山景物咨嗟五陵人高唱陽關三匝鳥
驚飛夜月我只見白茫茫樹掛瓊瑤踏轡轡馬踏玉階矻
琅琅車碾銀轍飛鷹走犬人爭獵鬧轟轟園林月凍合冰
山翠萬疊冷將來蝎螯六丁神倒把銀河洩羊角風煽搖

走少... 卷八

的斗柄斜浩然先生性兒烈蹇驢又癡跨時撒撇遊遍秦
山霸嶺雪

